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

2003年8月28日7时47分,作者与夫人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观察台上,亲眼目睹了俄罗斯“进步”号货运飞船奋力冲上蓝天的壮观瞬间。就此,作者访问航天城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我走了总统的“后门”

我是宇航科学的爱好者,收集、阅读这一领域的新闻,资料一直是我的癖好,而实地考察和观看飞船发射更是我多年的愿望。我于2000年2月到哈萨克斯坦任职后,一直设法寻机访问拜科努尔航天城。到任不久,我就向哈政府有关官员提出了访问的要求。对方说,外国大使单独访问尚无先例,如能成行,必须得到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一般很不容易。当国际空间站首批机组人员准备登站前,我向哈外交部提出了正式申请,要求访问航天城并观看载人飞船升空实况。哈外交部以接待困难为由婉拒了我的申请,同时表示以后再争取机会。然而到2003年7月仍无音信。我很是焦急,因为我的任期快要结束了。8月初,哈外交部安排我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行会见,我决定利用此机会走一下“后门”。那次会见时总统对我的工作夸奖了一番,为表彰我在任期内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的努力,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向总统表示谢意并对他说,我来哈工作已3年半,希望离任之前能实地看一下拜科努尔航天城,憧憬总统关注我的愿望。总统听后满口答应,并当即指示在场的外交部长托卡耶夫协办此事。两周后,哈外交部照会使馆称,大使往访的申请已获批准,本月下旬即可成行。据哈外交部官员讲,由于拜科努尔的特殊地位和管理体制,办理访问的程序比较复杂。申请必须经过俄哈两国外交、国家安全、航天航空等六个部门的会签,行文至少2个月。由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过问了此事,我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顺利办妥。看来,总统这个“后门”是走对了。

拜科努尔的“两国两制”

8月26日,我与夫人及使馆陪同人员从阿拉木图乘坐飞机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于中午抵达拜科努尔。该市委副书记、俄、哈两国安全部、航天局代表等官员到机场迎接,俄士兵还组成小型仪仗队向我们致敬。当地几家媒体的记者也到机场采访。该市安全保密局长告诉我,他将全程陪同我们访问。

从机场驱车约40分钟,我们到达了拜科努尔市,守备的军人详细查验了车证和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才拉起挡杆放行。又行驶了10分钟,我们到达了下榻的“拜科努尔”宾馆。宾馆也由军人守备。陪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老宾馆,也是全市最好的宾馆之一,以前的苏联领导和高级官员都曾在这里住过,并关照我们无事不要随便离开宾馆。使馆随行同志说,这里不大像城市,更像是军事管制区。我说,毕竟以前这里是苏联最神秘森严的地方。导弹发射的按钮,侦察卫星的运行,各类飞船的起降,主要靠拜科努尔,是真正的中枢神经地。

“拜科努尔”是个统称,实际上由社会综合体即拜科努尔市(行政生活区)和科学技术综合体即发射场两大部分组成。苏联解体后拜科努尔的命运曾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俄国内有些人主张放弃它而在俄境内重建一个。哈国内也有一些人主张将此地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但经过谈判,双方都理智地算了政治账和经济账。结论是:合伙,双方都有大利;散伙,双方吃大亏。根据哈俄两国政府1994年签订的协定,哈从1995年起将拜科努尔租赁给俄罗斯使用20年。俄每年向哈支付1.15亿美元租金。规定拜市的市长和发射场主任由哈俄两国总统共同任命(均由俄罗斯籍人担任)。哈总统向该市派驻全权代表,以保障哈公民的司法权和宪法权。哈法院、检察院,哈国家航空航天局,哈军事委员会和哈其他国家机关可在市内发挥法定的职能。在市内哈公民按哈法律行事,俄公民按俄法律行事。所有银行不论属哪家,均按哈法律运营。但市内通用货币只是俄卢布。电信、网络由俄方控制,哈境内手机进入该市必须加俄地区号后才能使用。我问陪同官员如何解决当地学生就学问题,他说,这里有哈俄两种学校并实行两种教育体制,但都由市俄罗斯教育局统一领导和监督教学进程。看来这里既不是“一国两制”,也不是“两国一制”,更像是“两国两制”。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还找不到这种模式。2004年双方又签署续租至2050年的协议。

在加加林升空的发射台上

姚培生



作者与夫人在加加林居住过的小屋前



与发射场副指挥在贵宾观察台前



作者与夫人在“暴风雪”航天机前



作者与夫人参观航天城博物馆

加加林树保佑着他的后来者

看完“暴风雪”号我们直奔加加林发射台,这是人类走向宇宙空间的第一起跑点,正巧赶上“进步 m-48”号货运飞船已安装在发射架上,现在大部分载人飞船仍从这里升空。我们又破例被允许登上发射平台详细观看飞船。

我原来以为“进步”号是小家伙,贴近它才发现也是个庞然大物,约有30层楼高。发射副总指挥告诉我,“进步”号准备就绪,在接受最后测试,只待明早升空,每次任务主要是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燃料、水、氧气和给养,这将是第101次飞行。此时俄罗斯电视2频道正在发射现场制作节目。该台一位女记者主动走上前来采访我,她首先问:“大使先生,据说你们国家在准备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您来此访问是否与此有关?”我说:“我国已进行了4次无人驾驶试飞,均获得成功。相信中国人不久也会圆自己的飞天梦。”

当天中午市长梅津采夫在市政府设宴款待我们。席间气氛热烈,梅还多次表示希望加强俄中宇航合作。他说,俄虽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冲击,但俄太空飞行器发射技术和设备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发射事故率仅为千分之一,研制、发射成本远低于美国和欧洲。他希望能为中国提供商业发射服务。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苏联宇航之父科罗廖夫和加加林生活工作过的小屋和发射场博物馆。讲解员不仅详细介绍了科罗廖夫的生平、才华和对苏联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还说了一些趣闻。科罗廖夫在航天城工作期间,不允许任何女性进入他的办公室和住所。每当发射前夕,他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手里捏着一枚硬币,时不时扔到地上,又拿起来,看看正面还是背面向上,似乎在祈祷着什么。我想,一个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是神,也许他是在用这种

方式释放自己的精神压力,毕竟宇航员的生命安全大于天重于山。

在参观加加林小屋时,陪同告诉我们,加加林乘坐的“东方”号实际没有单独的逃生系统。这令我十分惊讶。如果真是这样,那加加林实际已作好了不归的准备。但他出发前是如此的镇静,心动速率与平时几乎相同。真不愧为航天英雄第一人!如今,加加林返航后亲手种植的一棵榆树已40多岁,树皮已皴裂剥落,下部树杈已干枯。陪同说,第一次升空的宇航员一般都要在加加林树上剥下一小块树皮带在身边,以求加加林保佑他们平安返航。如今,我夫人也珍藏着一小片加加林树的树皮。

在航天城博物馆,我仔细观看了每一件展品,它们都是一代代航天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我在留言簿上写道:“拜科努尔是哈萨克斯坦的明珠,俄罗斯的光荣,全人类的财富。”

「进步」号货运飞船正运往发射台

10月24日为航天城忌日

我们首先在拜克努尔市(也就是生活区)参观了加加林公园、科罗廖夫公园、扬格爾公园、城市奠基纪念碑、火箭实验罹难人员纪念碑和拜市历史博物馆。这些纪念地叙述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和航天工作者的科学献身精神。现在的拜克努尔曾经使用过6个名称,1995年才正式定为今名。频繁改名是为了迷惑外界,以前地图上也不标出它的准确位置。选在此处建航天城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是安全保密好。这里比较偏僻,处于苏联中亚地区的中部,离边境很远,外人很难进入。用陪同人员的话说“连苍蝇都飞不进去”。二是发射飞行器的气候条件好。一年中降水较少,平均有300个晴天。但这里的生存条件却极为恶劣,夏季气温高达摄氏零上45度,冬季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40度。此外盐渍化土壤中的水又苦又涩。市博物馆的讲解员告诉我们,在建城的最初年代,开拓者克服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困苦,说他们是在“拼命”一点也不夸张。在拜谒火箭实验罹难人

员纪念碑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碑文上写道:“纪念在1960年10月24日洲际导弹p-16试验过程中罹难的战略导弹部队司令、炮兵主帅涅杰林等76位烈士”。多年后才披露了事故原因。那是1960年10月24日清晨,耸立在发射架上的苏联第一枚洲际导弹p-16在接受发射指令后没有动静,此时现场总指挥涅杰林指示技术人员走出地下掩体,搭起工作平台,检查箭体部件,涅也在箭体旁查看。不料此时第二级火箭突然点火爆炸,涅等76名人员罹难。其中57人为军人,19人为工程技术人员。这些英烈中多数是年轻人。这恐怕是世界航天科技史上最大的一次事故了。3年后的10月24日发射场又发生了意外事故,6人遇难。管理部门遂作出决定,今后每年的10月24日作为缅怀日,不再发射任何飞行器。这些烈士的名字已被命名为拜科努尔市的各条街道。即使有再重要的发射任务也须避开这个不幸的日子。我与夫人向烈士纪念碑献了鲜花,并在每个烈士墓前默哀致敬。

在“暴风雪”航天机上的感叹

访问的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参观了发射场,也就是真正的工作区域。整个发射区域东西长125公里,南北宽85公里,场内有11个组装试验大楼,9个发射综合设施,1个测量设施,8个发射井(用于试验洲际导弹和pc-18, pc-20型导弹)和2个燃料加油站。陪同官员先破例安排我们参观了飞船总组装大楼。这是航天城里最核心的地方,一般不让外人进入参观。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简要介绍了这座楼的功能和正在车间里组装的“联盟”号飞船。但发射场内的外部环境与我的想象反差很大,场内的道路高低不平,周围杂草丛生。运载航天器的铁路似多年未整修过,接送科技人员上下班的火车陈旧,轨道旁鼠洞无数。场内多数大楼和设施已经老化,有的已被废弃。难道这就是世界顶级的航天中心?陪同官员告诉我们,发射场里的大部分楼宇、设施需要改造或重建,可政府一下拿不出大量资金。有一份材料说,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拜科努尔运营十分困难,简直揭不开锅,职工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退休人员也不能及时领到养老金,少数人忍痛离开了这个令别人向往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混

乱,部分设施遭到破坏性拆除。最令我费解的是,苏联时期研制的“暴风雪”号航天机样机遭到了摧残:机腹的一些隔热瓦被人撬走,舷窗的玻璃硬被人砸碎。陪同还带我们登上样机的机背上察看惨状。样机的材料与1988年试飞成功的那架飞船完全一样。当初,为了与美国一比高下,苏联工程设计和技术人员耗时近十年,制成了这架可多次使用的“暴风雪”号,并为其建立了庞大复杂的服务设施综合体。某些性能优于美国航天机,特别是它装备了先进的自动起降系统。可惜它完成了一次使命后就寿终正寝。站在机身上,我对使馆随行的同志说,拜科努尔的历程最能说明冷战时期苏美对峙的激烈与残酷,以及苏联解体对各国包括对俄罗斯自身的巨大冲击。50年来,这里有撼动乾坤的大喜,也有震惊全球的大悲。但没有人能料到,一个存在70年的苏联“忽喇喇似大厦倾”,会在一夜之间解体。陪同官员问我对苏联解体的看法,我说,这是个复杂的政治数学猜想了,留待专家学者们继续探讨吧。俄罗斯谚语说,“只要结局好,过去就算了。”你瞧,大家庭分开了,合作又恢复了,拜科努尔不就是例子吗?